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洪策

文簡集卷三十一

明 孫承恩 撰

碑記

奉勅撰甲辰進士題名記

嘉靖二十三年是為甲辰之歲禮部以會試中式士進於大廷皇上親降策問賜秦鳴雷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餘諸恩齎率行如例獨立石題名太學尚缺

今歲庚戌復當開科舉行隨以寇警少稽及是大學士臣嚴嵩等并以爲請上詔臣承恩追爲之記臣自惟淺薄謬荷寵榮無以仰稱明旨爲懼念是科嘗備員提調躬逢盛典親聞制辭詢諸士以捍禦之道乃今被命因竊伏歎曰盛哉皇上之心何見之豫慮之遠而圖治之切也夫疆埸之有外患自古爲爾雖盛世不能免而惟盛世斯有以待之是故不以無事忘有事恒以有事視無事兢兢焉謹吾内治是所以待之者當甲辰之歲國

家治平海宇寧謐雖閒有邊隅小警隨以清肅而重軫
皇衷惓惓四郊之慮謀所以長治久安者書曰儆戒無
虞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皇上之心不與書之所云
合轍乎夫君道主始臣道代終皇上夙夜勤勵思為國
禦患者至矣則所以贊佐輔翊以臻來王之盛者非臣
下責哉諸士以始進無惟幄謨謀之素而首咨以國家
大議誠欲得俊傑可以神廟算任干城將命以官守諸
士固俊傑則既有是責矣語曰太平非一士之略今日

奠安中夏攘除欃槍不有共濟何以哉昔在虞周三苗負固必以皐陶明刑神禹征伐伯益贊議前後夾輔而有苗始格玁狁荆蠻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内而申伯外而仲山甫召虎群賢彙征百職具舉是以克奏中興之勣今爾諸士委質效用共勤王家書之左右有民宣力四方詩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皆諸士事也上視虞周之盛寧可令昔人專美哉仰體聖心永佩聖訓其何以對揚王休萬一乎嗚呼自甲辰來又七閱歲矣

而侵軼之事復見於昨臣是以仰嘆皇上豫見遠慮圖治之切斯為大聖人之智而臣下之賛佐輔翊者亦可以自省矣祗今皇赫斯怒振揚威武整齊戎事董正師臣戒飭百司感召之下遐邇傾竦策勛懋烈俊傑以之龍興雲從君倡臣和百爾有位其亦乘時奮勵惟新之圖以賛大業於無疆哉臣不佞謹為記以告

擬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院課

武侯祠在某處創在某時歷歲滋久風雨摧敗神將無

依守臣某君始復修治之經用量制鳩徒會材以某月某日肇事某月某日落成門廡嚴肅庭室完好丹黝維飾像設孔嚴蠲吉從事牲醴潔豐神用歆享民庶翕悅某以古者作事必有記遂來謁予文辭不獲則作而歎曰嗚呼忠義者天地之正氣也其所以貫徹人心而流行宇宙者寧有一時之息哉自古豪傑之士其精誠懇切固有以薄雲天而貫金石至其身既没而遺烈在人照耀輝映雖久不泯而景行仰止者遐思慨想儼然如

見其人焉是豈偶然之故哉蓋其貫徹流行者千古一日曠世而相感自有所不容已爾漢自桓靈以後王室板蕩奸雄僭竊天下大勢十去七八不歸於操必併於權耳而武侯崎嶇從先主矢石間左支右撐艱關立國繼相幼主勤勞靡寧欲綿垂絶之緒而復先君之命故五月渡瀘身弗遑恤鞠躬盡瘁有死無二其耿耿一念誠可以對越在天之靈凛孤忠於一時昭大義於萬世豈非天地之正氣浩然而常存者乎今夫平居閒一善

亦必擊節歎賞甚則毛髮為之森竦何者其心固有所激耳況如侯之英風義烈萬世如生其正大光明之氣象與秋霜烈日爭嚴偉然三代之佐者其又烏可忘邪而所以然者則固不俟夫勉強矯揉也然則是氣之貫徹流行其果有息乎否邪夫家國之所賴藉以為長治久安者亦惟有是存焉耳考之往古其治亂盛衰靡不由是蓋天地之氣有正有邪其貫徹流行者雖未嘗息而其間亦或有邪沴之氣有時而奸之則奸權諛佞連

踵而起而禍亂之所由興也則夫有國家者其可不因人心之自然而益加之意乎肆惟我國家申厥彛訓凡先民之忠義也必祀所以致崇報之禮示激勸之意其典亦重矣然世固有勦民財以事淫邪為徼福計而某獨能仰承德意既有以驗夫正氣之有所寄而又以勵為臣之節奮乎千百世之下皆欲比肩於斯人揚耿光洪大業篤匪躬之誠以勸相我國家則斯役也不其偉哉既述其事以歸之而復為迎享送神詩一章俾祀侯

之時則歌以侑云

奉珎兮進筭伐鼓兮堂下廟翼翼兮余趨神剡剡兮來駕神之來兮千騎隨風蕭蕭兮吹滿旗望羽扇兮雲中儼八陣兮紛披雜蕉黃兮丹荔擷杜蘅兮蘭芷瞻卧龍兮矯矯歆明禋兮鑾止歌梁甫兮誦出師表俟心兮起遐思神假樂兮忻聽之神不忻兮我心悲我心悲兮神欲去駕雲軿兮遐舉高莫即兮杳難追遥極目兮自延佇靈之闕兮嵯峨湘之水兮横波耿忠義兮如見如不

迴兮不磨千秋兮一日我人兮謂侯是式聿祀事兮有常庶激報兮無斁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世常不乏乎才智之士而忠義之士乃不恒有夫所謂才智者自效一職集一事皆無媿於才智之名稍知自勉者皆能之至於忠義者立天下之大節負天下之大義守天下之大防自非根於天性而見道明者尠克全盡極其功可以厲人心裨世教植人紀扶天常是豈區

區以才智名者可同日語哉求其人於光岳氣分之後殆麟角鳯毛然此世之所貴所以不在彼而在此也余觀漢壽亭侯關羽佐先主崎嶇立國當是之時曹操以奸雄之資睥睨神器而先主言地不若操之廣言兵不若操之雄言財不若操之富天下惟知有操而已計强弱為去就者固知所擇而侯委身先主之死靡他操固嘗愛其勇欲留之竟弗可得觀其拒張遼之言則其心事誠可以鑒天地而質諸鬼神者所謂忠義之士非耶

故即侯之才智而論則亦未嘗有大過人者而其意氣則偉矣今侯血食遍天下雖庸人孺子亦能道侯名烈豈非侯之忠義足以風動後世故若是盛哉侯廟在某地者歳久弗治邦人恐無以妥侯之靈乃葺而新之予為之作銘

惟古義士奮不顧軀委質于人死生以之烈烈闗侯允矣其徒紫髯八尺氣雄萬夫輔相昭烈實惟心膂顛沛流離靡或攜貳生為豪傑没為神明勁氣磅礴為風為

霆大義孤忠百世尤偉何物幺麼猶鼠與鬼新宮崇崇穹碑窿窿我銘昭之用以勸忠

新建宗忠簡公祠堂記

大丈夫生不遇時不能畢志以成駿功抱恨終古而獨以忠義遺身後使百世之下慨想風烈而不能置豈不偉哉若宋之宗忠簡公是矣公名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也登元祐六年進士以對策切直為時宰所忌調尉館陶流落擯棄者餘三十年靖康初擢守磁州未幾金

人入寇長驅逼都城四面勤王之師逡廵前郤莫敢先
赴公時奉詔爲康王副元帥屢請督發而王之親臣汪
伯彦黄潛善者沮之遂弗果用既乃提孤軍獨進徒以
忠義招徠豪傑所向屢捷然亦坐軍勢單弱諸道莫有
助者卒不能有成功及康王正位宸極公首入對言興
復大計流涕慷慨繼被命留守京城外禦强敵屢出師
破其衆内戢巨寇招下者不啻百萬金人畏其威自是
不敢復窺汴公方以身任中興之事修立軍政奮揚威

武以圖中原而復為汪黄所沮屢有奏請輙抑不行憂憤成疾而卒公没而大事遂去矣此公出處之大都所以為忠義者此也説者謂公之才略使當靖康危迫之日挈兵柄以付之一惟其所為則二聖不至北狩使彈志畢慮于建炎之初而莫或牽制之則必不為南渡之偏安而柰之何其不然宋之不競豈非天哉此英雄之士所以為之扼腕而痛恨也公在政和嘗被罪羈置潤州繼復監酒於潤没且葬於潤而潤故無廟正德戊辰

江右謝侍御景温來按是邦覽郡迹而歎曰崇祀先烈國有彛典矧賢者之所寓止與其體魄衣冠之所藏而廟不立甚於典弗稱且是邦為南北控扼東南諸郡之屏障在焉誠不可無昭示後人者乃諭郡守羅侯俾經營之而節推史君實專董其事則相地於郭内壽丘山之北朞年而告成榜宗忠簡公祠因舊謚也既而羅與史俱以擢去麗牲之石未有文者今郡守莆陽林侯魁始專价來謁予文予嘗聞之天下之分莫大於君臣而

忠義之在人乃其固有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而莊周乃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似出於勉強不得已矣此君子之所以深非而極辨之者也以忠簡公觀之當其冒萬死以赴難違衆獨往固有笑其狂且愚者而公毅然不少懾洎其艱難備禦震撼四至屹然不動瀕沒猶呼過河者三孤忠正氣誠可以凜秋霜而貫白日夫豈有所為而然哉天性固然惟其不能自解故耳吏惰失職祀典弗修且三百年矣而侍御獨能

舉之羅侯相之史君成之林侯終之不惟有以慰英爽於九原而且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豈不大有功於名教哉某因其請既述公之忠義之大以為潤人告而復為迎送神詩二章俾永永歌以承祀云

伐鼓兮坎坎候我公兮山之坂公之來兮駕雲軿風淅淅兮雨冥冥公夷猶兮入新廟桂檀為楣兮辛夷為橑懷故都兮冲冲覽宇宙兮涕焉從豺狼在郊兮鰐在渚鑾輿迷望兮公食無處靡修潔兮薦予誠指北固兮莫

中泠公不樂兮我心靡寧萬舞畢兮神既醉神既醉兮欲返斾公將歸兮朝帝宫左朱雀右蒼龍荷皇明錫純嘏奠江山永終古施我人兮寧厥居妖氛弗作禾黍與與我人報祀兮永無怠儼昭格兮神常在歌神功横四海

## 集義亭記

正德辛未山東江西皆盜起遠近震驚封章日馳天子曰嘻其勑我一二重臣往誅之又命諸守臣慎保障以

綏我師於是諸守臣或職或不職而盜之所過或犯或不犯乃壬申夏江西盜蔓延攻兩浙逮徽之婺源山東盜渡大江逼黟縣徽守熊侯日謀捍禦策慮衛卒驕惰不可恃乃議白當道募集民兵先是臺司嘗有議行者民恐遂為例後不可解謗訕紛起侯既得請開誠撫諭以為一時緩急用事寢即解散無留意民始翕然聽乃相地城北為練習之所建屋於其中以便教閱品式備具信義溢乎遠近告報民大和集節推張君應祺專領

部之同寅恊謀羣屬供事俟時徃行躬勞之踴躍有方擊剌如法武備葺修聲振旁邑盜卒不敢近而郡頼以安事既竣僉謂不可俾兹役無聞謀伐石以記勞績俟不能止也歙人侍御吳君清夫者間來謁予文考之成周之制寓兵於農無事則秉耒以力田有事則執械以禦敵故伍兩卒旅軍師之衆即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其法簡便而無獘自井田壊而兵農分農出力以食兵兵出力以衛農於是兵農角立而其弊遂至於農困而兵

驕其來也久矣熊侯茲舉固亦酌人情以行權宜之法事不煩而民不擾卒以保障乎一方庶幾有古之意焉孰謂古法盡不可行於今哉昔孔子稱子産使民也義義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嶽之民不憚其役而聽命於侯建亭之費又出吳君之族為義民者貧者効力富者輸財惟恐或後非侯以義使民而能然歟嗚呼當盜起之初使凡郡若邑皆得如侯者則盜固無所逞又何俟勞王師數十萬閱兩寒暑而猶未盡撲滅邪奈之何不

皆侯若也則侯保障之功誠不可以不記侯名桂江西人由進士其他善政尚多不係茲役故不及

鶴城張氏家廟碑記

張氏之先汴人也從宋南渡徙私之華亭居鶴城歲遠莫究有諱元亨者今定為第一世鶴城之有張自元亨始元亨生天裕天裕生仲清仲清生遜遜生都憲公誥張氏之大自都憲公始都憲公既致位通顯上追榮其二世誥封如其官晚歲歸休欲創為堂以為祀先之所

未就而卒其嗣太學生懋思甫宿奉敎言克纘遺烈乃
因先志而鼎建焉其地當正寢之東南隅為堂四楹以
奉其四世主䕶以重屋峻潔明整祧祭有室祔祭有儲
祭器有庫庋遺書衣物有庫燕私有堂致齋有所神厨
宰牲所靡不畢具南立綽楔表曰鶴城張氏家廟始事
正德戊寅之春凡五閱月乃訖翼然煥然禮制稱矣既
乃礱巨石持狀過予乞文刻以詔後嘗聞之祭統曰祭
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夫人子豈不欲親之永存而得以

常致其養哉而時則有限是以聖人制為宗廟祭祀之禮以教人俾得以自盡而少塞其弗及之悲嗚呼欲觀人子之心者於祭亦可知矣是故宮室不修者不可以言祭百物不備者不可以言祭則祭之道可苟焉矣哉自夫古禮不講率簡畧從事曰是亦已祭而其背本忘親者不與夫禮載於經凡得為者可據而行也彼豈未悉於禮顧其追遠之誠有弗至焉耳嗚呼觀於其祭而人子之心可知矣懋思甫告予有曰惟先公得孤晚色

養之孝孫也有遺恨焉茲豈惟畢先志而是區區者亦賴以自盡予深有感於其言益以信記禮者所謂故曰觀於其祭而人子之心可知矣若懋思甫不謂之能孝矣乎矧當古禮曠廢而獨能舉行弗背聖人之敎亦賢也矣是誠不可不記既以示夫人人且使張氏子孫得以鑒觀焉持循弗替益求所以亢宗貽後者茲廟之建雖百世其傳可也申之詩曰

張由汴遷松乃邈綿沉伏仄微亦罔或顯奕奕中丞始

奮以興秉帝之憲為邦之楨中丞孝思軫念廟祀志蓄未副中丞有子桂棟松楣其宇秩秩世祀以虔孝孫之績孝孫入廟翼翼欽欽水木源本有惕此心孝孫承享拂拭筵几籩豆孔嘉肴胾肥旨祖考以慰陟降顧歆延休錫祉畀此孝孫匪先曷開匪後曷述有文示之刻在廟石

松江府學重修記

天下之事於其所當盡心者而致美焉君子弗以為過

也松有學維舊亦屢葺矣而近復稍弊郡守崇仁吳侯
大懼弗稱侯之言曰松為天下名郡而育士之地僅若
是將為此邦羞夫刺史於郡有師帥之義焉顧無能相
諸士而於所以作興之者弗加之意何以師帥也彼瞿
聃氏之教為世大蠹習其說者崇其居窮侈極麗而吾
人乃弗之逮且天下事不有以大振起之因循苟且亦
何以勵人心而作其頹惰哉吾其圖之為諸士子感發
之地也於是節冗儲羨鳩工會材擇日以從事凡板檻

之剥腐者瓦甓之殘缺者采色之黒黯者棟楹之欹側
石欂櫨之頽弊者悉輟其舊而一新之為大成殿為魁
星樓為齋者四為亭為門者各二為坊者五為號房者
日為先賢鄉賢祠者各一始以丁丑之春卒以戊寅之
冬崇髙華煥堅整綿密視昔幾倍偉乎盛哉信足與地
偁矣於是郡博譚君璋率厥僚洎諸弟子員過予乞文
刻石以記嗚呼學校為治首務也而俗吏忽之安陋就
簡動以勞費辭夫君子於天下事惟其義而豈儉者昔

者聖人固嘗以是論禹矣然則可槩以節用一言自諉邪即於學校是儉則孰不當儉者然世固有用非所用而甚至厚於自植此則吳侯之罪人也雖然侯之所致美者其具也學校之所以擅美者不專以具也致美其具侯則能之必使其實擅其美非侯之所自能也侯特作興之而已此則在諸士子自為矣今夫忠孝大節道德大原所以仰企前修俯俟來哲者諸士子既飫聞而能言之矣感勵奮發洗濯磨淬允踐而實蹈之隨所處

皆卓然有以自立使松之學校稱重於天下夫然後為能擅其美而益與地稱嗚呼此非諸士子自為之則何以哉承恩不佞忝從斯文後敬執筆為諸士子告顧相與勉之求無負侯作興之意侯名鉞以才御史出守其贊佐諸君見後題名茲不贅

松江府重修儒學記

嘉靖庚寅冬松郡重修學宮成先是郡守善化熊侯宇奉部檄建亭於學之南以貯今上所著敬一箴承恩嘗

過而瞻仰美其輪奐偉麗而學宮尚多頹缺未治曰是必繼此有役否則弊壞日甚將益侈費未幾則聞侯大議興作凡瓦甓木石之儲波委雲屬而使縣丞吳徹大使李常者董其事則歎曰侯其知務乎然昔在己卯亦嘗有事於修學承恩實執筆記其役曾未幾已頹缺若此斯則任事者之責也繼聞郡博南城程君爋躬自勤瘁日與前二人者督率之指授衆工務無苟且從事則歎曰程君其知職矣乎今兹之役庶乎其可久矣蓋八

閲月而工始訖閤復過之則煥乎改觀若文廟若兩廡若戟門若明倫崇德養賢堂若詠歸亭若齋廬若尊經閣魁星樓莫不一新至鄉賢名宦祠昔皆位制弗稱亦相地改作陛級崇峻欄楯周直丹堊炳明翼翼爾整整爾於是程君揖承恩告曰是役也我郡侯作人之功不可以不記願吾子筆之而因以示夫諸士子也承恩退則為說以復於程君曰昔者聖王設為學校聚俊髦之士而教之以修治之術後世學校之名雖具而其所以

教與學者不過詞章舉業而於古人道德治理之實邈矣皇上懋德建中緝熙聖學敬一之箴發揮精詳得千古聖賢相傳心法既復有感於人才之不古若由不知敬學之本因廷臣之請命諸郡國悉以前箴刻置學宮俾為士者皆知為聖賢之學而不徒事無益之空言振作天下何其盛也蓋嘗即聖訓推之主一為敬無適為一一者何也理也所謂太極也天命之性也率性之道也主一也者主是理也戒謹恐懼念念於理不雜不息

此之謂一一則敬矣敬則一矣敬者一之功一者敬之實至哉一乎通聖愚徹宇宙無乎弗具無乎弗然精一者精此一也貞一者貞此一也恊一者恊此一也蘊之曰天德達之為王道天德也王道也一以貫之者也夫是之謂聖賢之學至易至簡可久可大具足而無欠者唐虞三代其敎與學者皆是也士苟知所自力以求其至則偉然道德之儒弗受變於流俗處而叅軻出而伊周其為才也真古之才矣此我皇上所以振作天下者

也諸士子亦嘗誦聖訓而有感乎則是役也所以上本
國家建學之意下推賢侯作興之心以為諸士告宜莫
有大於此者故敢悉次其說願相與策勵焉

華亭縣儒學射圃記

將欲舉先王之禮必求稱與備地弗稱器弗備而苟焉
以從事君子以為陋華亭縣學之東故有射圃而甚隘
禮廢莫舉器亦殘缺尠存者今天子稽古右文禮樂之
教風動遠邇嘉靖庚寅秋侍御山西胡公體乾奉命按

吳所至諭修舉射禮而華亭所謂射圃者顧簡陋弗稱郡守善化熊侯宇心獨少之則以諭邑侯方君鈍議開拓其地具白上官斥其右之右文街以益其濶割其左董漕之隙地為路而國子生高霑亦請讓其業之在北者為地數弓於是射圃濶凡若干丈有竒方正周直軒豁弘敞垣墉塗茨綽楔整飾方君且儆工會材悉製其器凡弓矢旌中豐福之屬靡不完美然後地稱器備可以言禮將事之日君羣心樂康肅穆就列周旋有地蔚蔚

彬彬誾誾于于盛時禮容一朝復見縣博山陰陳君俫謂不可無以諂諸士也則來謁予文射藝類耳而聖王務焉以寓教也以射寓教而非徒善其藝也是故以肅容體焉進退有度周旋有儀容比於禮節比於樂所以習禮樂也以正心志焉躁者静怠者作傲慢者恭乖戾者和所以立德行也鵠以為理焉各繹其所志鵠以為道焉各止其所止鵠以為己焉各反求諸己故曰射也者所以寓教以射寓教而非徒善其藝也徒善其藝則

技焉耳矣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所以擇士者何其嚴且容也是故責其孝焉悌焉忠焉責其好學好禮守死善道焉嚴且容也如此而無擇乎技也故曰以寓敎盖敎之以習禮樂也敎之以立德行也敎之以各繹已志各止其所各求諸已也聖人欲敎人以是而其為術莫射為近且該故以寓敎也故曰非善其藝徒善其藝則技焉耳矣如以技也則彼穿楊貫札者可以攀聖賢之轍矣而豈君子之事哉則諸士子之盡志於射者其亦當

知所勉矣作射圃記

松江府學學田碑記

學有田以養士也國家羣聚俊髦之士於學旣制為廪餼之養而良有司廣上德意則復田焉故田也者所以養士也松為學維舊而故無田前屢易守莫或為處晉江黄侯潤以夏官正郎來莅治加意學校而獨以無田病會民有匿田避稅者侯旣廉得之則悉以畀學曰知弗裕也吾其為後人倡乎為畝凡二百四十有奇於是

松之學無田乃今有田有實自黄侯始郡博俞君世潔偕厥僚請予請文刻石以紀予維君子於當為之事惟其為不為不得自解諉夫孰不知學之宜田也知而莫為彼固曰無故也無所因也夫事必皆故乎人不為始曷其故乎必曰因也侯即無區田者其終已乎前乎侯者豈無可因如侯者乎而卒未有聞是在為不為耳雖然侯有田以養士善矣而養之為義非可一端盡也頤之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養人者與養於人者之

自養皆有道矣是故涵之育之撫之教之掖而達之作而成之此之謂養人者之道侯之事也乃若養於人者之自養當何如哉故養其和順之德也養其道義之趨也養其深邃之器也養其介特之操也養其恬靜之習也養其容蓄之量也養其經濟之具也此皆自養之道也嗟乎聖人養賢以及民士固待用有養人之責者不有以自養其何以也故曰窮養達施養於平時而用於一旦士也可不務乎諸君子其無負侯養之之心哉予

故邦人也誠樂侯有是舉故以養之大義復諸文學之請既以廣侯之意且以為多士告若田税之額與出納之數則附之碑陰併申以詩曰

天養萬物風霆流行聖養萬民輔相曲成養民急賢養賢豫士拔優簡能腡以廩餼修德均惠牧民之司匪財曷養匪田曷施乃肇兹田厥壤惟沃既葘既畬爰稼爰穫厥田何從姦宄自私孰匪王土彼胡獨遺黄侯克明搜剔靡盖嗟此姦民法曷汝貸乃籍於官畀之學

宮昔無令有繄誰之功佃作之来什什其偶委輸惟時奔走恐後㠯以貯之有廩有庾勾稽惟明莫或侵漁侯謂佃者優汝勞勩侯有教令謹厥常税侯語於學汝師洎徒惟此區區莫克汝敷衆拜稽首過矣公言杪忽圭撮皆公之恩衆卒告語㠯報㠯稱篤教勵業侯則有命事莫難始有倡斯繼尚其裕哉來者其視之

南京翰林院重修記 奉詔起行不果刻

凡兩京公署無為私寓者惟南京翰林院官不具僚地僻事簡署篆者率寓之其來舊矣惟是故其屋猶不可不時葺之堅密整潔庶乎安處而無杌棿之患院葺治亦屢矣而靡常居輿皂胥史得以乘間毀而給爨者有矣嘉靖丁酉之冬予承乏來此則墻垣堦戺已復頽壞門扉亦多缺而弗存會明年春夏之際大雨連數日夜前後屋漏甚泥滓及寢榻濕氣蒸溽家衆多病又寢所承塵之上時聞瓦礫隕墜予疑其且崩折也客有謂予

曰屋久矣盍慎諸予益恐不能朝夕寧命匠氏撤而視之則梁之朽者十有三四而前堂有三楹朽尤甚乃亟請於大司空石庵蔣公少司空南山胡公於是鳩工會材將以從事蓋亦稍補治而大宗伯渭崖霍公以其所毁佛廬畀我以給予喜曰是可副吾役矣院故無寢室以後堂則空濶而旁之廂則淺隘俱弗稱儀門故壘以甓其制卑甚每肩輿過其下須一俛首而瓦甓亦多摧剥又土地祠當行路之側人迹混雜庭中不能旋武而

其旁則空地蕪穢無用乃以佛廬之植作屋六楹三為寢所一為書室一為庫以舊屋之植為延賓之所三為內廚一為僕人之房一徹儀門之舊而更焉移土地祠於旁之隙地屋仍其舊而地甚軒豁矣又即正堂之右為孔目齋房者一修吏舍者二其餘更易朽腐補葺缺壞若內外堦陀并鹿角率工部之料不與二門之外植槐十四株儀門之傍植檜八株植竹數竿於土地祠之後會而計之用工部之直若干禮部之直若干而屋五

間不與後復少缺則今大司空白川周公又益木瓦若
干總木工之工若干瓦工之工若干雜工之工若干畫
工之工若干灰石釘油雜物之費若干始於戊戌十月
越明年己亥二月乃畢嗟夫興作古人所愼而修舉頹
敝事有不容後者乃若以寢室則嫌於便安儀門則嫌
於觀美土地之祠則嫌於紛更將無有罪予者乎雖然
必如是而身心則適也如是而等威則稱也如是而神
人則辨也因事為功一勞永逸予何與焉君子其必有

以原我矣

松江府儒學前教授譚程二公去思碑

宮家氏毅齋子承恩曰松盖有兩賢郡博焉俱以德教著一西廣譚子也一江右程子也譚子者名璋正德丙子由餘姚教諭来其為教均視無愛不以賢否異而絶人於不可教不加人以怒言厲色而薫其德者皆獲其益而觀勸以有成莫不翕然感烝然戴之譚子後六年嘉靖戊子程子由曹州學正繼程子者名𨟻為教謹賢

否之辨獎其能以勵不能者士既服其甄別之公以明能者勸不能者且激而知勉教乃丕振士風大洽復翕然感蒸蒸然戴之譚子敦厚和易故為教寬而恕欲優而柔之以俟其自化程子端方諒直故其教嚴而正謂士非勸懲則無所激發於是謹條約崇禮讓斥浮澆抑奔競至其自處要以風節自勵去淫祠以袪蔽謹祀典不以勢位屈蹈履繩墨以身為諸士先二君子之所事蓋各成諸質不能以盡同而要其所以教皆以作人為急

至其體恤諸士軫念憂慼視若子弟然恪慎勤勞繕治學宇殫厥心如家事斯亦靡殊焉譚子居八年以不能順適上官被讒解職去士奔走泣送至脫其履為記程子三年而擢鹽城令士猶戀戀其去久而益勸則謀立石併刻二君子以寓其寥邈之思嗚呼予嘗讀易之咸而得夫感應之說矣夫感應之際難言哉是故感人者不可以術取苟致也術取苟致咸之上六騰口說而無實也騰口說而無實愚夫愚婦弗可以欺而況士乎夫

感之也者非矯虛飾偽也矯虛飾偽感之初六淺之乎為感者也三代直道而行固斯民也過情之譽諸士豈為耶亹乎懿哉二君子之所以感諸士之所以感之者也是故以寬則有容以恕則易從以嚴則有功以正則有終而皆出之以孚信行之以懇惻二君子何心哉以誠感者斯以誠應矣故曰貞其感貞其感而天下之志通而況於士也毅齋子曰吾因是而又知王道之易行也夫感應者其王道之本乎聖人極言之於易故曰天

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王道誠而已未有誠而不動者也亦未有不誠而動者也吾於諸士是舉有徵焉乃作碑記併系詩曰

惟王設官典學示則才以育成教以人立匪義曷率匪德曷懷不範不模職乃用乖罔道行私胡敎之迪居居究究乃用扞格松學自昔有偉二賢魏孫兩公高風敻然盛德令聞久矣絕響我求其人孰是彿彷有斐二君子曰譚與程後先鼎來聞風而興愷愷其誠介介其守

瞿瞿其勤悃悃其厚士我子弟樂育以成既予之願悉為才英汝業予勸汝艱予恤莫或相汝矧益汝疾汝克率教我誠汝嘉有弗克庸予則汝嗟多士詵詵亦既奮勵思義交孚罔有睽異孰甘暴棄淪於匪人有朴責是加亦罔或怨憎在三之義彌久而篤有繫其思孰強孰督多士有言失予瞻依疇復能來以慰我思我思惸惸曷効曷報各淑爾身毋負師教靡常者勢惟德弗泯相彼峯泖並其高深翼翼穹碑重宇之下刻茲銘詩以示

來者

上海縣學去思碑

學宫曷碑去思也著德教也昔者縣博葉子有德教於士既擢官以去而諸士思之不能忘故碑以著之亦以寓思也則來謁宫篆氏孫子徵文焉記曰嘉靖庚寅春貴溪葉子由鄉貢士來領松之上海教事葉子者名朴字淳夫號白石剛方諒直雅負志節具教士也先德行而次文藝端之以楷範謹之以條約檢飭砥礪别其賢

悪而抑舉之升堂侍坐之次穆然凝然無敢跛倚誕謾

有弗率者責治之必率乃已君子謂葉子得教本矣葉

子之待士也束脩之遺郤其貧者弗之受且時其匱乏

割俸賙之喪也倡義助之難者拯援之盡厥力君子謂

葉子能恤士矣葉子又能振作廢弛也射圃頹缺禮壞

且久葉子葺治之時率諸士較藝其中明倫堂隘諸士

弗克布武自葉子之至也堂有重軒而周旋始稱廩餼

給於有司出納維難重以為病自葉子之至也學有廩

庚而輸積始使君子謂葉子能盡心於校矣茲葉子之為所謂德教而諸士之所以思也嗚呼昔者聖人論三重之道而以師配君親誠以師者所以成就我者也故與生我撫我者等而實兼尊親之義有恩義焉是故恩寓於義義行乎恩二者則一自夫惟有見夫義也則一於嚴急促如束縛士乃至無所容惟有見夫恩也則一於寛解弛縱放併夫學規而盡廢之嚴則士心乖寛則士習壞恩非其恩義非其義職乃用曠嗟乎葉子也吾

觀其振作師道督率諸士激發之下無陂行焉兹義也乃恩也憫窮扶危體恤周至士心胥賴如父兄然兹恩也乃義也至於振作衰廢盡心于校則又其推焉葉子者真無媿於三重哉視前所云何其遼也則其所以感諸士也深而繫其去後之思者豈偶然也繼自今來者亦可以觀矣夫述休美以示風勸史氏職也承恩嘗執筆從諸史後其敢忽諸用記其大都為之論次言無溢美者示信也併伸諸士之意作詞曰

有嶬一人兮大江之西秉德義兮實維我師師昔來兮振文教示法式兮規旋矩蹈誘我掖我兮悃悃渠渠惜我私兮子如弟如孫予蒙兮作我懦礪予節兮植我懦善予勸兮弗善予恥樂育我兮弗予以棄師今去兮我則曷以崇軒兮恢恢是吾師兮規為有庚兮翼翼是吾師兮經畫亦有射圃師闢其武觀德之所陟降興俯升階兮瞻復蓁躋堂兮聆誨辭思師不來兮曷知我悲師今不遠兮故里之左孰告天王兮還師誨我

合肥縣學田碑記

合肥為邑地瘠而俗樸民非力田無他治生而其為士者則多無田往往贍生不給海陽潘侯恕以名進士令茲邑振頹起廢政以漸舉而獨以士或以貧妨業也思有以贍之然久之弗獲為處越明年民有訟田者田故籍於官歲遠湮沒欲得者輒起而爭屢易尹弗決侯疑之乃博訪父老得其實喜曰吾求所以贍士而未得蓄奸長訟茲何為也吾事濟矣乃具白當道請入其田於

學仍計田之直捐己俸若干以償官田為畝闕百闕十有奇歲斂所入貯於廩凡士之貧乏與婚喪吉凶之事量賙之紀其區至與租稅出納之數於籍君子謂茲役於養士而行之有五善正奸一也息訟二也官不廢直三也費不擾民四也事必白上五也鄭重周悉必欲為經常久遠之計意亦勤矣於是邑博王君藩命其弟子袁萬鵬陳邦瑞來徵予文刻石示後予惟國家養士於學校以待用而付具責於有司有司者加之意凡可以

廣上德者必為之承流宣化必如是而後可無負也若潘侯者豈非賢哉嗟夫天下不知幾令也其盡如潘侯耶昔之令合肥者亦不知幾人曾有如潘侯耶侯之惠諸士者甚大吾不知諸士何以自處也夫食於人者逸食人者勞士必求所以稱也乃若業廢於優游志溺於卑近安坐而食謂為當然豈不仰媿賢令下慙群氓哉而奚可也夫攘魁奪雋獵取名譽可以階仕進而未為道德之務躋崇陟要騖馳富貴可以為身榮而非佐理

之實士之事非僅爾也必也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出則有以建立勛業處則有以表正風俗卓然為世偉人斯則國家所以養士之意侯之所以望諸士諸士之所以自處而勉焉者也夫然後可以食茲田而無媿矣嗚呼士也其懋哉系之詩曰

有田膴膴連畛接隰昔隸於公奸宄是匿承訛襲繆競者屢興歷歲莫解訟言盈庭孰剖孰理潘侯是主畀之學宮惠我多士多士多士勿勿業斯勤斯不有潘侯疇恤我

私侯語多士恤汝子職汝懋汝業予則汝懌侯語守者
慎厥蓋藏給施惟均稽勾必明叶芒匪勸曷成匪訓曷述
感勵奮發賢傑乃出邑有賢傑瀋侯之功我作歌詩揚
休無窮

蓬萊道院重修碑記

昔者吾聖人之敎人也必欲於人事之所當然者殫厥
心焉其所以楨幹植立彌縫曲成為世道計天地永位
萬物永育極萬世而無潡者不敢茍也自夫老氏以清

靜虛無為教而莊周列禦寇之徒推大其㫖託於方之外以自異彼固鄙人事而弗之屑彼固頽弛廢放以為全其天眞彼固狹宇宙藐萬古以為高彼固㕓㕓焉私其身視形骸之外舉無所與甚矣其不合我聖人之道也然而後之為其徒者乃復不盡然俛焉以勤厥生偲偲焉晝厥知慮方且公其心而不為身之私方且為永圖而不苟於朝夕方且惴惴焉若有所負方且懇懇焉有所冀而求以自慰是若有同乎為吾道之用心不亦

倍其師説哉夫老氏之教其所謂方之外者固爾然而非有其徒羣聚而慎守之而誦習之崇奉之則其教亦且隨其身遠不過三四傳止矣今則歷久而顯暴於世良由其徒彷彿得吾道之意以維持之庶乎知吾聖人之教之終不能外此君子之所以於其徒若是者而必嘉與之也松有蓬萊道院者在郡治東北五十步許地當通衢委巷北折甚幽寂元至正三年道士李德安創歲久而圮國朝洪武初一修於道士金志信而制猶未

稱成化癸卯住持李朝陽與其徒江守澄始改建之易

卑為崇廓隘為廣闢陋為深中為正殿祀真武祀其師

老君於寢殿祀文昌君并唐吕真人於左右廡於是規

制始備正德己卯秋震雷碎其正殿之二柱江之徒住

持衛大溥者率其徒鍾秉彛復修之支傾補弊益以藻

飾則陛級峻整丹彩華煥地若拓而益完殿若升而益

崇景若闢而益幽明軒静牖深院曲房花木葱茸雅潔

蠲麗若不與市廛接也院初未有記者大溥至是謁予

告曰院無記非惟無以為山門重抑無以詔後人以締造之艱且將泯泯以致隳廢而奉教之無所也溥實懼頒賜之文以刻石嗚呼吾聖人之教涵育乎一世彼異端者自生自死於吾道之中而不悟而僅得吾之粗淺以自衛其教而冀傳之後於是見吾道之大而彼異教者亦何以異也故因其請而告之使其徒於是而庻幾有所省哉復原其教而申以詩曰

道原于一渾淪沕穆宰世立極吾道攸屬老氏者作同

源異曲清淨為宗恬淡寡慾闡教傳世久益顯暴爰有
攸處以寄高躅奕奕斯宫松城之隩地僻而窈光景清
淑瓶自勝國郡乘可覆明益開拓殿宇高矗於赫聖帝
玄衮皁纛金印寶劍龜蛇承足太上高居寢殿嚴肅文
昌純陽冠弁羽服萬靈訶衛四衆瞻矚歲在單閼雷斧
棟木天威有臨若儆玩瀆有大羽士戒行貞獨值變兢
惕懺悔退伏竭力繕治倒廩罄犢藻飾其餘罔有弗轂
若增而勝丹彩溢目瀛海異境恍在塵陸頗疑其間仙

侶棲宿神藥靈芝之晧鶴玄鹿白雲迷户香靄覆屋允惟清虛迴隔凡俗石磬瑤笙玉版金籙考擊鼓鐘警徹昏旭玄臺冥冥丹府煜煜泊然虛無神明内燭匪茲靈區曷斷諸慾思貽厥謀言謹其屬爰謁史氏彤管紀錄刻之貞珉庸代面告咨爾後人罔敢弗勗精進焚修秉志誠篤毋隳前功殫力繼續上祝皇釐下祈民福四氣順布雨暘寒燠以及衆生均囿化育

柘林城碑記

我國家臣伏寰宇僻壤遐陬罔不效順惟是東海島夷有曰倭者恃厥險遠頗失臣恭高皇帝惡其狡猾無禮義斥絶之置之化外著於祖訓毋納其朝貢而獨於所以防禦之者甚備歲久法弛人心懈玩因而變生松江為濱海之郡南有柘林實一壤地距海僅里許當南風作海舶時刻可至乃嘉靖癸丑倭乘間竊發海上所至殘破浸淫及松境而其來皆由前地以入肆其兇暴焚刼殺戮不可勝紀於時開督府推大僚專征剿戡定之任

而二三撫臣相與協謀經畧於是調集湖襄川廣之兵無慮數十萬竭東南財力暴師者五年而始平擒戮其渠魁為力亦艱矣瘡痍者甫起流移未盡復時見海上舟出沒人心猶竊恐恐又明年為丁巳歲侍御河南仰山尚公維時奉命按察南直隸廵歷至松問民疾苦詢寇亂顛末覽地圖而得柘林為寇所經憮然歎曰何恠乎寇之作暴也以要地而所以捍衛乎民者無一堡一障之限使寇横行無忌如蹈無人之境為人上者玩視

吾民可如是乎欲絶其後城不可緩於是鋭意欲城之乃疏請得允則示有司大發夫卒運磚甓儲灰石命工大城其地地當金山青村之間延袤四里高二丈有奇趾濶八尺有奇鑿隍深如高之半啟三門以便開闔通二河以便舟楫其值皆出公命有司發所積贖金若干兩止於公帑下於民무毫髮費專委府判韓君崇福董其事而責邑民朱氏名鳳葉氏名昊者等早夜督率工作民悉公為民至意故皆懽忻踴躍趨事惟恐不及

而朱葉二氏又皆讀書好義勤於勸相千鎚萬鍤雲屬波委乃僅三月告成樓櫓雉堞巍然翼然遠近之民慶忭喜慰始知有室家安居之樂於是柘林昔無城有城自公始公曰未也城而無守禦且與無城同於是會巡撫盩厔尋齋趙公忻趙曰吾事也敢弗力則又會兵憲武昌鏡湖熊公桴亦如之乃諭松守承天黎侯遵訓華亭尹蓟州倪君光薦莫不奉德惟謹招流亡編保甲擇渠長設倉庾繕戎器勤檢閱嚴法令禁奸慝命吏時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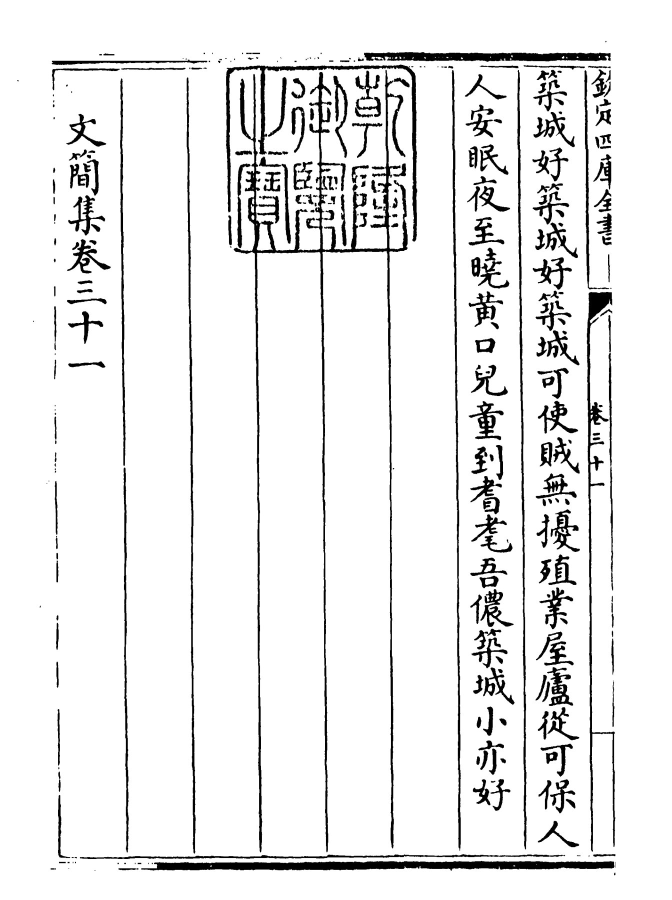
察之綜理周詳而城之事始畢於是朱葉二人約其居民蔡良能等具事實來乞文為記將礲石刻置亭中以示後且曰公必無辭公親被寇禍見知為切其書之嗚呼興作大事也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事而書城者廿有五重民力也矧無事而勞民動衆烏可以易顧惟𨶒家國利害係生民休戚思患豫防則又烏可悉置不理當公之始議也孰不以多事不急為謗曰寇來未必係城有無即有城能保無寇禍也天下事不有誠心實德

深思遠謀與目擊躬遇而視為急且要者能幾何人也非已事也俟後來也冀幸全也因循觀望而卒貽後艱亦獨何哉當寇突來之時使隨在村鎮各有備禦之素則寇寧得肆而況柘林為寇便道實當其衝柘林有備賊未必不少梗而遠近亦未必如是易易且得為之圖奈何當事者之昧使寇長驁深入魚肉吾民言者變色痛心既已失之於前而又可遺後悔肆惟公斷之決而況處之有道上下無損悅以使民民無怨讟成此偉功

則兹城者誠可有不可無當豫不當後亦既較然矣仰山體國之忠為民之仁見事之智任事之勇不其賢哉自今寇息地寧老子長孫世戴公德公之名與峰泖俱弊可也予既為叙其大都如此而復作築城謡六章附古者憫勞之義畀其土人詠歌之且傳之子孫不忘徽勵庥此城久而不壞云

築城難築城難築城務得高且堅不高不堅空美觀賊來可摧仍可援高堅只在勤惰間吾儂築城敢憚難

築城亟築城亟上官築城要防禦平居須思被賊時毒我妻孥刼財帛賊若欲來不費日吾儂築城良用亟築城苦築城苦築城自朝直至暮手操千百斤重杵登登之聲不知數須念賊兇猛於虎吾儂築城敢辭苦築城易築城易濬渠起土就近地版鍤爭先若鱗次日復日增不計簣須知上官為民意吾儂築城但覺易築城喜築城喜築城若完人有恃扃鑰嚴司慎啟閉刁斗聲傳徹閭里暴客有來徒睥睨吾儂築城胡不喜



築城好築城好築城可使賊無擾殖業屋廬從可保人人安眠夜至曉黄口兒童到耆耄吾儂築城小亦好



文簡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洪 策

文簡集卷三十二

明　孫承恩　撰

記

## 小西園記

小西園者何大宗伯戒庵先生靳公私第遊觀之所也園在潤城南而曰西者何公居之左為今太宰遯庵楊公别圃兹園適居其西故因以名之也園廣且若干畝

矣而曰小者何按潤誌故有西園廼宋韓魏公所治戒菴公生魏公後而於遂菴公又嘗親受業於門下故為是謙詞以示不敢與抗之意焉耳夫魏公為宋室名臣遂菴公今之魏公也兩公地位固峻絶而吾戒菴公又以聖賢格心之學居論思密勿之地則於兩公俱無歉焉而為是謙詞者此則公之盛德也園有亭有臺有館有榭位置之稱藻飾之宜華不至侈朴不至陋木有楩楠梧檟之材草有薜芷蘭蓀之秀花有金谷之富竹有

淇園之盛抗北固以為山截江流以為池澄泓秀特漾空碧而生烟嵐而彼繚青横紫巑岏突兀聳立霄漢雲濤吐吞涵浴日月爭竒競秀以助斯園之勝者登眺之下可坐攬而有也噫斯亦可以寓樂矣雖然竊嘗聞之古之君子其役志於苑囿以為遊觀之樂者茍非勢家豪族則皆隱逸之士不得志於當時者之所為廼若得位以行道則固將盡心於竹帛之事其於遊觀之計宜不暇為即有之亦必待功成身退若裴晉公之緑野李

文饒之平泉固未嘗有及夫仕而為太早計也魏公之西園則因寓官於兹以為遊息者若吾戒菴公方柄用中朝思濟天下而兹園之治無乃非其時乎中歲士大夫以官為家戀禄位而忘鄉土去而無所於歸自昌黎韓子固已有是歎矣今公獨有事於此則知公未老而有歸心方進而為退計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高懐雅量豈瑣瑣者可及也某不佞竊因是而有以窺公之心兹承命而申其說以為兹園記公必掀髯疾

讀揞掌一笑曰生言真知我哉

觀稼樓記

太子太保大司徒兼大學士京口戒庵先生靳公既謝機務歸即居第之右作樓焉而題其楣曰觀稼戊寅之春承恩常往拜公公屬承恩為文以記既受命退則思公以碩德與學輔天子率百僚夙夜勤瘁任大責重今既乞休退方將優游自適置人間事於不問日與高人逸士從容詩酒泉石之樂否則養生繕性以躋喬松之

壽不宜復屑屑鄙事且公既位尊望重遠近仰瞻則百畝不治之憂豈所以盡心哉然又惟周公請老亦有明農之語則公之意盖必有以而卒未得其說無以復也既辭公東歸二載公復寓聲曰吾已於茲樓兩閱稼矣子尚無一言復我子昔事我久吾雅教子矣其卒推吾意為我記諸則再拜為說以復於公曰昔者聖人以身任民物之責其所以植立世道者豈有他哉亦惟即人事之粗淺近易者以寓敎耳粗淺近易而生民之常道

所係聖人不敢厭棄焉於是而有以節文之其為教舍是無所用心者是故進則用於天下退則施於家以範俗使夫人者皆勉焉以勤厥生以安厥分以盡心於有益之事所謂裁成輔相其道平實中正而無弊自聖學不明士皆慕遠忽近喜華惡實妄迂謬悠之徒動曰遺棄俗事自詭於清虛淡泊為髙然其所以衣且食以為生者卒不能外吾所謂粗淺近易則又何可以廢也彼晉室諸人所以禍斯世者豈不可鑒哉而其養生繕性亦

不過岩穴枯槁之士之所為由是言之則粗淺近易之事豈非聖人之所甚重而即以為教者乎則公名樓之意蓋亦端可識矣而承恩前之所疑不亦已陋而為公之所棄也哉不佞曩侍公講下實聞巨誨蓋長慨歎夫華靡夸誕之事既不切乎用而岩穴枯槁之士之所為又無以裕乎人竊因識公固大賢君子為世道之言茲受命而偶得之敢用述以為記若夫謂公以農圃自適忘棄勢分無所願慕乎外與夫以勤儉敦本示厥後人

為一家私者則尤淺之為說知非公命名之意不敢勦以瀆聽也

畫記

雜古今人物故事為一冊林壑幽勝軒轅廣成坐而語道然搖精勞形之語特養生者宗旨帝之所以開物成務者不係是棄瓢事誠絕人逃世者所為然吾意其衣且食者固不能不瑣瑣與人同也充類之盡必併廢衣食則可否則亦猶夫人耳又何以逃與絕也夷齊二子

採薇空山貌悴而神甚暢以是知馬遷之傳非其心而西山之歌亦偽耳瞿眮儼然而侍宣聖端拱正立視他畫崇異教者獨為得之天風洶洶草木皆作號呼態列子翩然高舉然御風之說要是寓言不可便作實事瀑布倒瀉飛雪飄灑自是絶塵之境而又以遺世之蒙莊坐而玩焉其清可知騎者七人牛者二驢者三馬者二其戴笠者一冠者二巾者四又從而擔負者四世所傳七賢過關者前輩俱莫考其為誰要是周末避世之士

空山寂寥曳杖行歌原思也嚚然有自得之貌一樵者徙倚觀奕當是王質爛柯事仙家以人世千年為一日然等易擲耳不覺其千年也斯與處世無異亦何用乎邯鄲之夢炊黍猶一世常作是夢則是幾處億萬世矣此一大可笑事予抱此感久矣漫及之三閭大夫行吟澤畔憔悴枯槁揖漁父而語千載下猶可想見其忠懇孤憤之意易水之餞風蕭蕭寒日黯黯無色荊卿掀髯獨往雖非正道要是烈丈夫慨想其事令人義烈之氣

勃不可遏偃僂負米行行若欲速慰倚門之望者子欲養而親不待此恨千古所同傷心哉太乙真人蓮葉舟韓子蒼所為賦詩者要是荒唐之説胡僧貌極竒古於菟如鼠伏座下有龍蜿蜒欲降僧以摩尼珠戲之龍虎疑仙家者説若是真龍虎則不知也石洞虛明道士坐而讀易清寒幽絶非神志堅定者不能處此三叟仰面大笑意各絶倒蘇長公謂衣服冠屨亦有笑意然其所以笑者則杳矣老父踞坐孺子進屨甚恭隱君子閲其

博浪之謀之踈有以試之折其少年果鋭之氣予亦聞之坡翁然蓬首獘衣垂釣於荒寒寂寞之境一老嫗就而食之英雄之末遇有如此四老人夷猶空山末為安儲一出或曰子房僞耳四老人者卒未始出也果爾則四人者亦賢矣冱寒雪甚袁子閉門偃卧士之固窮當如是原野閒寂羣羝散漫蘇子持節困頓不知後娶婦生子時猶有此若否此意迄今無論定者白雲悠然長松敷陰馬融坐而吹笛即此甚適又何必用女樂敗儒

者素風也草廬抱膝髙吟梁父左將軍且至猶勿知也此君此士三代以後所僅見者名園清夜飛蓋追隨至今言雅會者稱之然實以啟兩晉清談廢事之獘中散披衣鼓琴目送飛鴻於雲外虎頭謂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雖此畫亦庶幾得之但不知古人之妙何如耳亭榭靚麗姬侍姸好金谷園也縱侈賈禍可為後世之戒長松落落陶弘景箕踞其下涼吹謖謖襲人聲如笙竽要是人間清福使人名利之心盡灰氅衣綸巾陟降林麓

從以二姬真率自任然為賢者累不小脩髯白皙手執羽扇臨流觀鵞可玩之物豈必鵞也高人偶有所得故隨物以寓興耳竹林蕭踈七人者徜徉其間然史稱其袒裸相逐而此猶冠服儼然者畫袒裸當是不雅畫且不雅而諸賢自謂高致何也涼風吹衣策杖輕矯如歸雲入山如流水返壑意此翁猶悔辭五斗之晚耳麻衣草屨讀書牛背上縱令志意雄遠亦終作得項籍事猶坐讀漢書未熟登瀛事一時文運之盛然以敬宗義甫

参之畫者恨不斥去使無為房杜諸公累白雲悠揚天際梁公引領睇望一時之言遂為千載口實蹇驢駝負躑躅於斷橋野水之濱小奚負梅枝從其後此不知何時若在鳳翔同谷之日當無此暇豫也月明中天扁舟江上倒披錦袍撚髭豪吟真所謂旁若無人者昌黎公蹇驢踏雪驢凍且欲仆僕從亦似面無人色此味吾人不可不知要見毅烈之氣不以患難挫昌黎公或未免此不然何以至潮後多出巽語乎桑榆掩藹花柳明媚

高岡平壠幽齋芳樹蔽翳隱映今江南如輞川此景者多有之但不知能有聞於後世否此則係人耳湖深雨霽涼風吹衣扁舟垂釣於白蘋紅蓼之間疑張志和氏予雅有烟水癖此心已飄然在三泖之上矣老梅偃蹇逋仙容與索笑自是幽人勝韻即無暗香疎影之句亦不可少芙渠的歷香風襲人太極翁悠然坐玩清明高遠之意猶可想見月出江上竒石巉聳老坡與過以小艇掠其側意觀所謂石鐘者雖則好奇要是一時高興

一叟吹笛蓬窓下二小鬟歌坐其側鐵史楊維楨也老鐵自謂放達畢竟為禮法罪人右共四十三幅題曰盛子昭作雖未必真要亦一名筆予同年新安張景周氏得於都下間以示予輙為記其大都如此噫嘻古人遠矣其往事遺跡使人載之圖畫流風餘韻照映簡編觀者瞻仰企慕有不獲從之歎然則吾人可不自立哉予於是乎有感

東莊記

余前甲戌歲自玉堂得告歸明年乙亥得此莊於韓氏為價七十千錢地在車墩東一里由俞溪支流折而南宅一區以畝計者七屋幾三十楹因舊更葺之中為潛齋余潛修處也屋後雜植群卉為屏為欄北有亭巋然借借亭也亭前夾植槐桂十二株餘桃李柿橘各倍東有檜亭西有木香棚檜亭東疏小河為環玉溪蓄魚七八百頭小橋跨焉河東地三丈許植桃李外為蔬畦緣堤芙蓉紅蓼每秋深的歷可愛溪北植竹且亭焉亭曰

翛然田凢九十餘畒環列宅前後左三面續得七十餘畒在莊南一里許田頗膏腴非大水旱率得熟余既得此喜其地甚僻又去余家不遠余且多病猒事故時至至則三四日始歸焚香隱几冥心却慮嗒然忘形或獨行花徑蔬畦掬水萛樹為野人事倦則與隣翁野老談說稼穡晨起登隴首遠眺霧瀰漫被平疇如白雲滉漾炊烟矗起林隙宵則聞漁歌互答於清風明月之下遠村燈乍明乍滅若夫四時晴晦景各不同而各有其趣

雖巧說不能盡余甚樂此自謂莫或予及雖千金不願易也嗟乎松多富家大族彼其田連阡陌亭臺池榭率皆瓌奇美麗吾莊何足比數而自詫莫余及也余聞君子當安於所寓而不可有非分之望安所寓則隨其有皆可自足是故飽藿菽者不知芻豢之為美習韋布者不知錦繡之為華彼誠安之也冀望非分則非惟莫之致而無有厭極之心祇益勞瘁耳余家世清白無厚貲撙節口體乃克有此薄業歲所常入足以給一家饘粥

而又葺此陋居足為偃息遊樂之地余已不啻過望而又何敢瑰奇美麗之是求乎雖然此莊惟以吾故故雖甚陋而賢士大夫時辱臨之相與笑歌賦詠以發其趣區區以富稱者未必有也夫然則視彼瑰奇美麗者吾莊誠何歉焉因為之記

潛齋記

齋以潛名有退藏之義焉齋雅而潔迴而靜廓而且深無市喧塵氛之擾為退藏者所宜居而余之志竊於是

有深契者故因名嗟乎潛之為義大矣彼其夸毗炫耀以為事者既無以得乎此然所謂退藏者豈徒冐然憒然謂是莫吾用離羣異俗若山林枯槁之士隱晦屈伏者哉且余既以菲薄忝列侍從陪諸俊英翺翔於鳳閣鸞坡之上則義不得暫取退藏以自託也吾聞君子以深斂厚蓄為待用之本顧余持未成之學出以應世少試輙仆則已欿然其無所恃茫然其未有所底止也玆以優假歸復得此寬閒幽僻之地乃退而藏修乎玆室

則余所謂潛者豈真窅然隤然若山林枯槁之士無所用心者之爲哉蓋必有其道矣抑余觀聖人之繫易也曰洗心退藏於密矣聖人既以明乎天地之故究乎消息盈虛吉凶存亡之理未事而渾然莫窺事至而隨感即應嗚呼斯則聖人所謂退藏者乎而義不係身之進退也則潛之爲義淵乎深哉而余小子寡昧何足以言之姑狀其似以見鄙志且以記吾齋云耳

借借亭記

孫子既葺別業復即圃中作亭焉題其楣曰借借客駭且疑曰異哉是非所以示厥後人遠久計也余笑曰客何見之拘也昔者莊周列禦寇糠粃世故其言宏濶澹泊要其旨直欲攬萬物而推之甚則以此身亦暫假於大塊非我所得有也雖於吾聖人之道似為過中然究竟物理有固然者是故衣吾借以禦寒食吾借以療饑室吾借以棲吾身僮僕吾借以役使子孫吾借以嗣續引伸觸類則天下之物凡見用於吾者孰非借者乎而

妄庸者乃以富貴貨利為己所固有誇世而自多至於一奇玩可喜之物區區保守惟恐人之或吾攘也獘焉勞瘁累其天真汩其天倪卒以老死而不覺悟不亦甚惑哉平泉之記謂以一草木與人者非佳子弟其意直欲世守弗替然今則何在乎髙人達士笑文饒者至今猶齒冷盛衰興廢相尋無窮人固昧焉耳夫是亭固吾東隣之物彼昔固借而有而吾兹得之故曰借於借嗚呼庸詎知夫人不有欲借吾者哉又庸詎知吾之子孫

不有欲舉以借人者哉斯名斯義視彼創業為遠久計之意雖左然所謂遠久計者則固有在而非此外物之謂蓋有不俟借而人亦不得借者此則吾之所以貽後而吾子孫所當世守耳客以予言有理故書以為記

檜亭記

潛齋之東北隅環玉溪之西舊有檜四焉角峙植立蓊鬱蒼翠或曰昔人欲為亭者也余乃亦亭之其法縛竹為椽栫蒙檜枝與葉為蓋芟夷剪治屈曲殊甚既成數

日焦然色日枯瘁余憂其死也命園丁勤灌溉焉未幾復如故色澤鮮好茂密益甚嗚呼予葢有所感矣檜勁物也彼其生岩谷之内干雲霄而出風雨寧能受此屈抑哉譬之貞介之士剛腸義操可殺而不可辱顧使其降志㰞首以徇人意有不欝然拂然乎洎乎培之而復故則有似乎安豢養者之姑為隱忍也不然則所謂迎之致敬有禮亦賢者所屑就而且以身為斯人庇覆亦所自喜者乎雖然吾觀其蒼然毅然堅姿勁質所以傲

晩氷霜者猶自在也則夫區區榮辱烏足以變易志士之所守乎園丁又言是宜屢葺之不爾且縦嗚呼吾固知其非繩律之可久羈也吾見其傑然而挺矣

翛然亭記

環玉溪北三十步許植竹幾萬竿内闢小逕逶迤屈曲底裡隙地三弓作亭焉葺茆為衣縛竹為椽不采不飾示質素也四面蒼筠結素團翠瀟踈勁特每天風徐來鏗然作戛玉聲慼戞亦日亭午解衣盤礴不知人世之

有暑氣也尤稱月夕清影滿地窸若布裀席踈如走龍蛇天空籟静凉露襲人沆瀣湛湛不容世間半分塵土儵然有遺世之趣嗚呼孰使予甘澹泊而忘榮辱者非茲亭也歟

楊氏回山記

正德己卯冬十月天官璞庵楊先生與其子給事君士宜即後圃壘石為山既成余獲從郡大夫崇仁吴侯觴於其下相與登焉璞庵忽喟然曰是雖區區而有所係

矣余請其説璞庵曰噫嘻是固楊氏故物也失去且四十年而今復購得之吳侯懽然顧曰有是哉是宜名曰回山且不可以無詔後者璞庵於是退而屬予文以記予聞之天下之事理與數耳惟以數則盛衰興廢恒相尋故雖積善之後亦尠克常盛而善慶之理或戾然往往不遠而復蓋數終不勝理亦固然也是故君子惟盡心於顯然者而其盛衰興廢則一以待其自定吾何暇知哉易之屯蹇雖各有亨道然未嘗舍正以求必濟其

亭者謂聖人固有以自信矣維楊氏著籍於松久世力穡殷厥家而尤以積德稱璞庵尊甫南隱翁行義尤焯倒廪傾囷以濟貧乏鄉人迄今德之不忘嗚呼善必昌後孰使兹山之忽中徙哉數者天所不能違而况人事之倐忽也今楊氏昆季父子奮庸於時敦德勵行善繼善述以益大其緒嗚呼又孰使兹山之失弗久而復也不然則積善福後聖人之言且僞矣楊氏亦何容心哉吾又聞昔山之屬人也下有盤牢踞不可撼竟委之去

玆昇至猶自其故處也誠若有待而然者天之急於與善不亦彰彰較著乎此君子之所恃賴以裕其後者而記乎泉者乃徒致意於筆舌之屬則陋矣抑易於既濟也其辭多危懼難諶者天不可自滿者善楊氏玆可謂盛矣其子弟皆高才頴秀而福祚之至方隆未艾然危懼者聖人所不敢忘則楊氏之所以益懋厥善以保此盛者宜何如也余不佞辱其昆季父子厚既本其義之大者為記而併及此若山之勝與登眺之樂則以待夫

能賦者固璞庵意也復系以詩曰

巉巉兹山我祖所有世變時移弗克嗣守繼述維孝兹焉敢忘瞻仰百年顧懷永傷夙夜黽勉以迄天定光復舊業常理非幸靡善不福靡德弗培帝命夸娥負之來歸山亦慰只慶復其故舒英吐奇妍巧畢露匪兹玩好世澤攸存阜峙屹立根盤輪囷煙雲含滋雨露發秀神鬼衛護靈氣斯構父老走賀既歎而驚言執其箄酬兹山靈惟善之遺有續無替兹山與俱永鎮千禩

## 光霽樓記

一齋蘇子作樓於黃浦之上而問於其友毅齋孫子商名焉孫子曰吾未及登子之樓然聞茲樓也偉矣巨矣是其軒豁洞達可以迎皓月而來長風宜莫光霽名為稱蘇子曰吁斯山谷氏所賛濂溪而李愿中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也予曷敢當哉子試語吾所以乃告曰天地清明和粹之氣洋溢充滿光風霽月者氣之呈露而有象者也是氣象也乃天地自然之氣象亘萬古而常

新惟其然也故六合以之開泰焉萬物以之昭融焉人禀天地之氣以有生則所謂清明和粹者亦其本然也而弗克具者利欲害之耳利欲剥蝕吾心慘於酖毒甚於垢穢吾心之清明和粹者則既無餘矣而又何氣象之可言乎是故君子有省察之功焉有克治之力焉有存養之道焉必敬以直内焉必義以方外焉敬義夾持内外交致充積之久效驗乃著見乎動静形乎四體睟面盎背蓋有莫知其然者矣夫人與天地本同一氣人

惟喪失其正斯與天地之氣判不相入在我者既復其本然矣則精神之流通志意之融釋清明和粹之氣天地吾身坱圠無間由是可以贊造化而育民物豈非盛德之至者乎故曰人身一天地也吾心一太極也由中達外積微至著是惡可强而致哉而亦豈非吾人體認之學也吾欲與子登斯樓啟八窓以披豁俯仰宇宙覽觀山川沐斯風也玩斯月也其精神志意亦有觸發而孚契者乎使於是而有得焉則所謂光霽者不在風與

月而在吾身與吾心矣蘇子曰善哉子之言可以進德矣予雖不足以當斯名而不敢不勉於子之言也乃屬孫子大書其扁揭之於楣併錄其語為記

東郭草堂記

自予有園居樹竹木作亭軒餘廿載矣日以成趣而獨虛其中未有為讌賓之所頃乃搆堂三間深十六尺廣倍之翼以廻廊八窻洞啟雖無所謂巨麗者而雅潔明整居然為吾園之主因扁曰東郭草堂記實也夫古今

天下草堂見於篇什者不一而杜詠内有曰草堂尊酒者予竊喜之謂善道人意夫甫生不遇時畸窮淪落故常有安居棲息之念雨燕風鴽其託興可悲也若予者生當太平忝竊禄仕桑梓之地世世相守也而又何感於甫之言哉嗟夫予以迂拙之性負惷執愚既不能與當世才智之士角逐功名之會又不能澒洞屈抑以為憑藉之地恒欲褰裳斂迹退脩初服其於崇顯富貴實非所冀望而獨欲得明淨幽邃之居讀書鼓琴以樂先王

之道暇則邀二三良友命壺觴諧詠歌談說往古得失理亂之事較論人物臧否於是以卒老斯則平生之願而有契於甫之言者此也然甫惟以生非時也廹逐於兵戈其得享草堂尊酒之樂者無幾也即其詩可考而予以清時無事優游暇豫永諧素心時葺治之遂將以貽吾子孫則視甫所得不多哉惜也寡昧淺學無甫之高吟大作以為斯堂重亦如甫之草堂烜赫有聞於後此則甫之所多抑斯堂之不負予而予之有負於斯堂

者也

清曠亭記

孫子作亭於中園而題之曰清曠客有㗖曰亭以清曠名必其雅潔可以隔塵氛軒豁可以遠眺望今兹亭也鄙樸卑隘農圃猥雜花竹叢蔽耳目所及不逾數尋曷取其清曠也孫子曰事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迹求子必以氷崖雪窟而後為清必以莽蒼之墟汗漫之野而後為曠耶夫人心有至清至曠者不係於外也葢其本然

者氷玉不足爲其潔河海不足爲其容惟夫汩以利欲擾以紛華則清者汚曠者塞去其汚者塞者而清曠見矣故清曠者内也非外也吾心所固有也特因寓而見焉耳嘗視於此亭端居默處屏黜萬慮獨觀本心寂然湛然浩然神釋超然意舒情與境融吾惟見兹亭之清且曠也是故不加潔也而若臨氷崖若坐雪窟不加闢也而若適莽蒼若乘汗漫超絶塵壒俯仰宇宙其爲清曠孰得而名言哉然則清不以亭也清自我出曠不以

亭也曠自我出故曰内也非外也吾心所固有也特因寓以見也客喜而對曰善哉子之所謂清曠也乃吾今亦灑然若飲凉颸廓然若徹蔀屋矣

抱瓮亭記

抱瓮亭者孫子治圃時而憩息之所也孫子嘗讀莊周氏之書而非其自詭異於聖賢茲曷取乎抱瓮之說也夫周之說何如哉古者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既已竭心思殫智慮而生人者賴之以養生送死

周以備焉古而無聖人吾不知人之類何如也且聖人既以一身寄生民命則所以仁愛之者其心豈有窮已哉夫其較計功利之私固非聖人之心而事有可以節生民之勞以裕其用要歸於為天下萬世利者聖人亦不得而廢也今如周之說則事不必其濟功不必其成是將頽弛廢壞而不可收拾斯則大禍生人者也而豈可哉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雖然周遊方之外者也其書蓋憤世疾邪有激之言也周生戰國功利

之世彼見夫生民之智巧日入於變詐習於傾危而莫有底止也厭且惡之乃為是激切過正之論而不知諱也故其言曰知一而不知二知内而不知外究其術蓋絶物而不可以宰物遺世而不可以御世卒之於自私自利此其甘自外於先王之道者也予非其徒也而竊悲其志又悲夫今之人變詐者益為矯誣傾危者至於戕賊而莫有底止也是以姑取於斯人之說斯亦憂世之心也歟斯不得已之心也歟

挹爽軒記

乾坤至爽之氣無乎不寓而惟虛寂之境與清潔之物得之為多小軒當園之幽偏塵事罕及前疏流泉植菡萏夏秋之交花開滿池芳香欝馞屋後脩竹數百竿蕭蕭颸颸昔人詩所謂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吾亭實有之亭既虛寂荷風竹露天下至清至潔莫加焉而晨夕居處乎軒之内鼻吸香氣耳納清音乾坤爽氣日饜飫耳鼻也雖然有說焉人之一身相周流也故耳鼻也

者氣之竅也氣也者心之輿也心也者神之舍也挹爽云者合內外通精粗者也是故形通乎氣氣通乎心心通乎神形爽則氣爽氣爽則心爽心爽則神爽神爽則超然矣乃若得其外而遺其內得其粗而遺其精塵土溷其襟紛華擾其思則雖日置身於若邪渭川之間然鼻焉爾矣耳焉爾矣是其氣且將昏然而況於心與神之爽乎是故具耳鼻而弗覺者禽獸也拘耳鼻而弗通者夫人也由耳鼻以達心神者吾之所謂挹爽也嗚呼

昔之愛竹玩蓮者固得此矣

白齋記

園之西北隅結屋四楹至其中欄楯户牖無髹漆焉几席簾幕無藻飾焉純然白也檻外植梅二十餘株冬時盛開萬玉璀璨被以密雪鋪瓊疊練內外交瑩齋之名白實以之夫白素也素則有精粹明潔之象而無黷闇穢雜故白之義素者其一為潔白為精白為清白為明白皆白之義也是以古之君子深取義焉夫潔白者言

乎其脩身也記曰孝子潔白是矣精白者言乎其心也匡衡曰精白以承休德是矣清白者言乎其操也楊震以清白遺子孫是矣明白者言乎其行與事也荀子曰仁人所務者白是矣則白之義不亦君子之所貴乎反是斯黯闇斯纖雜飭躬者之所忌也夫君子之於道必以悟而入必以養而固耳目所習精神所接皆其助也吾是以闢此齋焉盡致其白者以足耳目以通精神以為身心之益也不既多乎嘗試與客當梅雪之時撫幽

芳玩積素近睨遠覧皚皚皓皓上下一色真昔人所謂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令人心膽澄澈者味羲經白賁之旨誦莊周虚白之論賡白雪之音鼓鳴鶴之操顧客笑曰清矣哉世常言白玉樓水晶宫無則已耳有則寧是過也此而有以塵俗事溷吾齋者便當如古人以大白浮之

聽雨軒記

軒當小溪屈曲之處兩岸竹樹掩覆緑陰翁合亭午無

日色也八窻虛明樸野幽閒不聞市囂予每於是偃息焉久未有以名之間日與二三客觴於其中忽鳴雨驟至蕭蕭颼颼颼颼霎霎萬葉齊響四集乎軒窻也時新秋涼氣襲衣清思入骨靜聽之久忻然語客曰樂哉客亦知乎吾今之聽雨非昔之聽雨者也曩在都下每天雨淤泥塞途人事牽逼騎款段污泥沒馬腹沾漬衣領顛頓勞倦顧見從者前跛後曳意若厭之五鼓入朝昏黑中彳亍長安道上兢兢執馬綏隕墜是懼中夜枕上

夢覺聞淅瀝聲響即悒然以愁爾時情興何如也茲也優游暇豫與二三子開口笑噱無少拘繫情以境殊有心會焉子試聽乎颼颼霎霎蕭蕭颭颭忽而揮霍飄灑如風起水涌倏而悠然有萬里江湖之思一洗胸中塵土此中之聽客謂何如都下枕上夢覺時耶吾今乃知靜適之樂决不以軒冕易也是吾軒之成趣雖無不宜而猶莫宜於聽雨欲名軒曰聽雨何如客曰善哉遂扁曰

聽雨

傍秋亭記

亭何名傍秋也紀節變也何言乎紀節變也淮南子曰桐葉落而知秋亭之左右各植一桐以是紀節變也紀節變何言乎傍也草木之於氣候各有所先得桐得秋氣之先者故言秋者必於桐唐人詩所謂秋色傍梧桐吾亭若曰傍秋色云耳一氣流行其運周也四時代謝其數均也何獨紀於秋一氣運而始終異四時行而榮悴殊節叙之感人莫秋若也古之驚秋感秋悲秋皆以

是也人生非金石與大化而推移其盛衰榮枯固其自然耳而又曷以驚曷以感曷以悲也夫秋就也萬物所當成就也君子觀萬物之成就則以考德業矣夫秋陰也陰自是而愈進也君子究二氣之消長則以占天運矣考德業者君子乾乾惕慮之心也占天運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而是以驚是以感是以悲焉予是以記乎秋也

閱耕樓記

孫子居宅之後有常稔之田七十畝既閒居則修厥農事斥地數丈立圃復即其北作樓四楹以臨之樓小而虛無障礙可以遠眺烟蓑雨笠農歌牧唱日與耳目接也因名樓曰閱耕昔者樊遲請學稼聖人斥其為小人之事而不與者也予其為樊氏矣乎夫耕非不善也君子於天下具自負重則其平居之所問學必有遠且大者耕稼非所先矣而遲也獨欲專意以講求焉則是未嘗有志於遠大此聖人所以深陋之而非以耕為不善

也彼歷山莘野何為者哉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躬耕隆中者出為王者佐朝耕暮讀韓愈氏所以稱董生者而可謂耕為不善耶予家世本農也幸忝禄仕二十餘年茲將倦而歸休矣則進而朝署退而畎畝固予事也而又何嫌乎樊氏之同哉夫道無乎不在世俗浮靡之弊極矣予葢將敦本實謝紛華念生民粒食之艱思造化發育之盛歌豳風誦無逸想見三代盛時氣象豈不充然有得哉若夫謹烝嘗之需資俯仰之用所以先事而

為之者此生民之大端而聖賢所不免予不能廢也乃作樓記

會益堂記

似齋吳子有先廬在松城之陽時葺治之而其中堂久未有扁領告予曰吾日於斯會勝己之友以求益也欲名曰會益何如予曰可哉子不以供嬉遊宴樂而志惟求益不亦善也既為大書其額而因以告曰子之為志則善矣然有説焉夫益子者友受益者子也亦觀於水

乎水所以灌物注於壑千萬斛可也激石則返矣就乎下千萬里可也逆上則止矣是故惟虚也斯可以受益惟謙也斯可以受益而自滿自髙者反是吴子慼然曰吾方媿不敏無以為受益之地斯二者吾知免夫吾又有以告吾子也昔者吾夫子論友之為益者直諒多聞夫直諒多聞可以益我者謂聞過進於誠也進於明也然三者我固有也機在我也益自内生也非由外入也是故過也者吾心之邪慝也誠也者吾心之實理也明

也者吾心之靈覺也吾求自益反之心焉夜氣清明有過未嘗不知善端真切未始偽也萬物皆備未始惛也在充之而已故曰我固有也機在我也非人益吾所無也特助發之耳故人之益我不若我之自益也乃若弗著弗察漫然爾矣逌然爾矣則雖日與三者處何益哉子嘗求之易乎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觀風雷之迅烈於遷善改過其為益也孰禦斯自益之謂也人其得而與諸子其勉之毋謂人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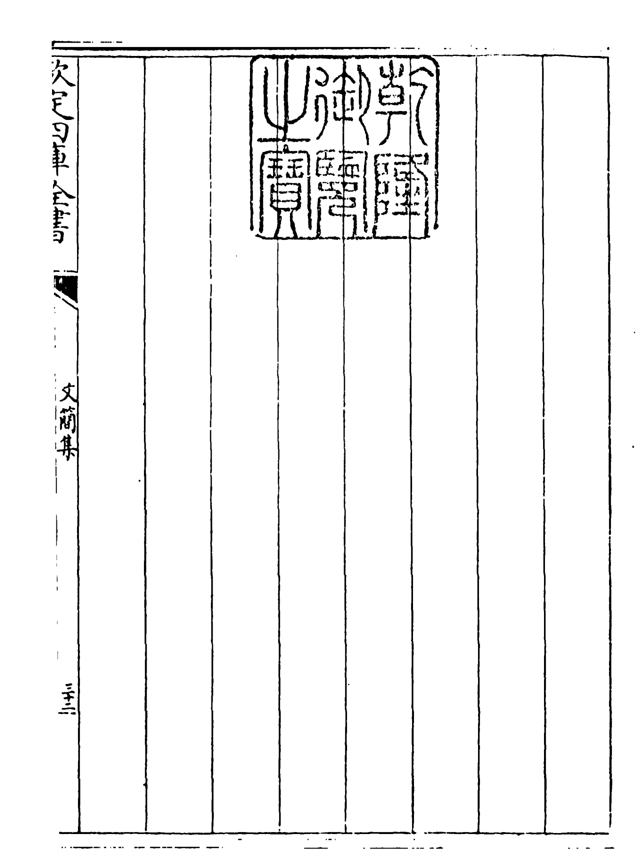
也吳子謝曰善哉子之言益我弘矣請揭堂壁以為記

濵泖草堂記

濵泖者黄子正之别號也松為東南澤國泖實松之水之大其旁多美田沃壤歲之所入視他田獨厚泖之上既曠遠寥閬而洄溪曲洑則更轉入幽邃村落錯峙民居静深竹樹娟秀風物雅潔故人率視為樂土而喜居之然田之為直亦視他田獨厚葢幾倍蓰焉非有先世之遺卒不易得也黄氏世居松之七保七保田多瘠自

其先大夫西坡公仕至憲副食四品禄始克積其羨餘置百畝乃築室以為别業而黄子世守之既以為號而復書其堂之扁間求予文為記予謂黄子之謂是也有務本之意焉有堂構之意焉有不忘締造之意焉有安土敦仁不願乎外之意焉是皆有可書者抑黄子既以溪為號矣乃若君子觀於溪而益得以為助者黄子其亦有聞乎是故決漭浩漫吾以育吾德渟涵淵深吾以積吾學灌溉疏洩利澤枯槁吾以廣吾仁懲陽毒霪靡

益靡竭吾以充吾量鼓風雷興波濤震蕩軒湧吾以作吾氣陰晴明晦景象變幻吾以妙吾文則為吾益者不多哉是故黄子必作如是觀而後為有得也黄子讀書砥行方志在用世必如是而後可樹立於時斯不虛厥號矣若夫泖上行樂之趣則予異時過子草堂與子扁舟而泛擷蘭茗狎鷗鷺汲清煑茗斫鮮薦醪聽漁歌於空濛杳靄間遠覽浩笑其趣無涯然非黄子事也姑為子道之


乾隆御覽之寶

文簡集卷三十二